

暗夜辰星

■徐嘉馨

周恩来。周恩来迅速做出决断，紧急转移上海的党组织，并切断与顾顺章的一切联系。国民党反动派本以为能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没想到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随后，钱壮飞按党的要求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10月，钱壮飞随红军长征。1935年3月末，钱壮飞在贵州乌江一带遭遇敌机轰炸，与部队失去联系，后被认定为牺牲。

星辰陨落大海，水滴归入江河，是那般无声无息，又是那般光芒万丈、波澜万千。历史不会忘却1931年4月25日夜晚的月色繁星，不会忘却灯光下那紧张张破译电报的身影，更不会忘却有那么一群人，冒死挽救党中央，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二

即便这是一条危机四伏、生死难料的路，总有那些年轻的、可爱的生命在这条路上集结，赴一场信仰之约，哪怕没有归途，就算不能解释，也要在暗夜里独行。

她，是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张蔚林的“妹妹”，每日打扮时尚，和“哥哥”有说有笑出人军统机关。她叫张露萍，真实身份是我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支部成员有张蔚林、冯传庆等，他们直接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传递情报。这7位同志中，张露萍是唯一的女性。

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部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在敌人的心脏，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同敌人展开特殊战斗。他们及时准确地提供许多重要情报，使党组织多次躲过敌人的破坏，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身处暗潮汹涌的危险环境，张露萍时常想起自己在延安学习、生活的时光。

延安的一切令活泼开朗的张露萍热血沸腾：教室的土墙陋窗摄下这个穿着红毛衣的女孩认真记笔记的神情，食堂的小米饭窝窝头记下这个爱爱爱唱的女孩的爽朗笑声，操场透过密密的人群爱上的在前面指挥大家歌唱的那个激情燃烧的身影。《拿起刀枪干一场》，是她最爱领着大家唱的革命歌曲。

1939年秋，张露萍告别了生活近两年的延安，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电讯处及电讯总台。7位同志白天分头工作，晚上秘密聚会、交流情报。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长、密码、通讯网分布情况和国民党各种行动计划的绝密情报，被源源不断地传送到南方局或延安。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面对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等同志始终咬紧牙关，只字未吐。敌人无计可施，于是假释释放张露萍，派特务跟踪，企图钓出张露萍背后

的“大鱼”。张露萍拖着遍是伤痕的身体，在街上游荡。她不知道该去向哪里。她想回“家”，她是多么想念那些“家人”，他们就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南方局设在城区的办公地点）里。她缓缓地在街上走，走过街边那些开或闭的门、或明或暗的窗，走过世间的悲喜繁华。她走向了码头，从容而淡定。水天相接处，她仿佛看到了黎明。

特务们一无所获，在码头再次抓捕张露萍。张露萍和其他6位同志被囚禁于重庆白公馆监狱，后被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在集中营里，张露萍依然没有忘记斗争。她把歌曲改成简谱教大家传唱，托人把暗语传给张蔚林等同志，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压力钳不住正义的舌，淫威封不住自由人的口，当不平的怒火燃烧时，索性大吼！”她的日记，满是抗争。

“七月里山城的石榴花，依旧灿烂地红满枝头。它像战士的鲜血，又似少女的朱唇……无数鲜红的血啊，汇成了一条巨大的河流……我们要准备着巨大的牺牲，去争取前途的光明！”这是张露萍在狱中《复活月刊》上撰写的诗文，巧妙地宣传党的主张，抒发自己的革命情怀。

1945年，张露萍等7位同志被秘密杀害。她的青春芳华被永远定格在24岁。由于地下工作身份隐秘，加之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消息，他们7人的下落，党组织并不知晓。直到1980年，当年息烽集中营中共临时党支部负责人中唯一幸存者韩子栋，向组织写了7人在集中营被杀害经过的报告，他们的故事才被世人所知。

将身许国常险境，不求他人记我名。她来这世间，也许就是为求得光明自由的新生活轰轰烈烈“干一场”！那份炽热，早已浸润我们的眼窝。

三

他，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白天，他是账房先生；夜晚，他是那个用红色电波刺破黑暗、照亮夜空的使者。他叫李白。

李白是红军早期的报务员之一，1931年6月开始从事党的通讯工作。长征中，李白任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到达陕甘宁根据地后，调任红四军无线电台台长。李白的工作信条只有一个：电台重于生命。

1937年10月，27岁的李白化名李霞，赴上海筹建党的秘密电台。1938年初春，由党组织出资，在威海路338号开设了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李白以公司账房先生名义，白天做生意，晚上试制装配适应工作需要的收发报机。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李白选择人们都已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测相对减少的0时至4时之间作为通报时间。

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延安收到

上海电台的呼号。从此，夜幕沉沉中，一份份机密情报通过李白的手，源源不断地传向党中央。

为便于掩护身份，1939年，党组织派一名叫裴英的女子来上海和李白假扮夫妻。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两人逐渐产生感情，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

1942年9月，日军宪兵队在对秘密电台的侦测中，逮捕了李白夫妇。敌人用老虎凳、拔指甲、电击等酷刑，逼他说出电台来历和组织系统。李白严守党的秘密，一口咬定自己的电台是“私人商业电台”。在敌人找不到任何线索的情况下，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次年5月，被折磨得满身伤病的李白获释。

1944年秋，党组织安排李白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工作。李白化名李静安，离开上海，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日、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

抗战胜利后，按照党组织要求，李白夫妇回到上海，继续战斗在党的情报通讯战线，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讯工作。1948年12月29日晚，格外寒冷。李白接到一份绝密军事情报。送情报的同志告诉他，他的住处因为电波频次太密，已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暴露风险很大，但容不得多想，李白将妻儿送到楼下同志家中。30日凌晨，他打开发报机，发出最后一份情报——国民党军队长江布防图。

国民党特务的侦测车由远而近，杂乱的脚步声传来。李白发完最后一个字后，立即销毁密码。李白被押到国民党稽查大队受酷刑审讯……

1949年4月，李白被秘密转押至蓬莱路警备局看守所。狱中的李白写下最后一封家书，嘱咐妻子：“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家书通过一位出狱的难友传到妻子手里，约好让妻子到看守所后面一家老百姓的阳台上与之隔窗相见。

当时，李白的双腿已被老虎凳压断，不能站立，只能靠难友的托扶，爬到窗口见妻儿一面。他与妻儿作最后的诀别：“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现在全国要解放，革命即将成功，总是觉得非常愉快和欣慰的。如果我不能出来，你要和全国人民一起，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天快亮了，我等于是看到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

1949年5月7日，根据蒋介石下达的指令“坚不吐实，处以极刑”，李白被敌人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刑场，年仅39岁。

20天后，上海解放。

暗夜里灼灼闪烁的星，终没能等到光明。

但没有人会忘记，那满天的星辉，那璀璨的眼睛，早已照亮一条昏暗的路，引着信仰的脚步，一路前行。

渴望见到那眼神

■刘广波

前几天，我应邀回老家参加一项活动，车子恰巧经过村里的公墓旁，便决定拐到父母的坟莹看看。行人罕至的林荫小道，夕阳映照下翩跹的枯叶，瑟瑟风中摇曳的杂草，如同我翻腾复杂的心情。伫立于冰冷的墓碑前，父亲的眼神又浮现在我的面前。

贫穷，贯穿了我的童年。每天看到几张需要吃饭的嘴，父母煞费苦心，也最为头疼。父亲盼望我们兄弟3人能够“速成”为强壮的劳动力，参与到生产劳动之中，那眼神中充满期待。可是，胃是空的，肚皮是瘪的，我们成长的速度似蜗牛爬行一般。为此，父母宁可自己少吃一口也要省下来留给我们。有时，劳作了一天的父亲以肚子不饿为由，不吃饭就睡觉了。其实，是家中的粮食快要见底了。当时，我们并没读懂这善意的谎言。

20岁那年初春，在“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口号的感召下，我满怀豪情走进军营。听母亲讲，自从入伍后，父亲在耕地时会产生幻觉，好像听到我的声音，便当即丢下农具，坐在田头悄悄抹泪。我知道，他在担心我。

儿女再多，每个人都在父母心中留有一席之地。我在部队26载，父母的心就提着过了26载。每当听到哪里发生战争，父母的心就揪到一起，无法平静。父亲常说，子弹不长眼，打仗会亡人。他整天惦记着我有没有报平安的信件或电话。入伍3年后，我带着第

文化视界

八百里沂蒙好风光，山山水水都是歌。走进沂蒙山，就走进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几十年过去，英雄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时时撞击着沂蒙乡亲们的心扉。

“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淮海战役期间，莒沂县400辆小运车运送5.5万公斤面粉，一路追赶部队，行程2000多里。自带的干粮吃完了，民工们也绝不动军粮一粒。当带队的干部让民工们吃点粮食充饥好赶路时，民工们摆摆手说：“前线的战士们正等着吃。我们情愿忍饥受饿，也不能吃军上面的。”郯城县民工李荣祥在运粮途中，带的地瓜叶窝头吃光了，就啃咸菜、喝水充饥。他推着几百斤重的木轮车行至苏北草桥镇时，俄昏过去，醒来面对满车干粮仍舍不得吃。

烽火岁月的沂蒙山区，户户忙支前、村村有烈士、乡乡有红嫂，用乳汁救伤员的不仅明德英一人。1987年秋天，一位部队领导再次来到沂蒙山区，寻找当年救他的恩人时，一位大娘这样说：“像他们这般年纪的人，谁都做过这样的事。那是应该的，你还寻个啥呢。”当他见到沂蒙六姐妹中健在的5位大嫂时，一提起往事，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记不清了，还提那些陈年旧事干啥呢！”这就是伟大的沂蒙人民。

在这里，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军民血肉情深。沂蒙人民心里有秤砣：谁把他们放在心上，他们就拥护和爱戴谁。

1939年5月，著名学者梁漱溟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东里店考察乡村建设，记述了当时招待的情景：“我赶到东里店的一天，大小官员聚会一处，雍容雅淡，晚7时欢宴，酒菜奢侈，竟有从青岛运来的啤酒汽水。”6月，他到了沂水县虎岩庄八路军某部，随部队在庄外山沟里休息吃饭，饭是红薯加豆粟煮的粥，没有菜。两者对比，他感慨良多，从国民党的奢靡享受与共产党的艰苦朴素中，看到了两党的本质区别。

1939年10月，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到达兰陵县大炉村，住在开明地主万春圃家中。万家的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这位“大官”。罗荣桓主动接近他们，和他们拉家常，嘘寒问暖。住的时间长了，万春圃和家人常常看到，罗荣桓教勤务员识字、写字，和马夫、炊事员亲如兄弟。罗荣桓与普通战士一样，穿的是几乎褪成白色的军衣，盖的是打了补丁的被子，吃的是高粱煎饼就咸菜。万春圃还惊喜地发现，罗荣桓率领的八路军是真心抗日的。此后，万春圃坚定了跟着共产党抗日的决心，逢人就就说：“八路军真是沂蒙子弟兵啊！”

从一次次惊心动魄、同仇敌忾的搏斗中，沂蒙百姓看到了人民军队前仆后继、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

沂水对岗山，在子弹打光、日军逼近的紧要关头，14名勇士在营长的带领下，纵身跳下悬崖。幸存的8名勇士历尽坎坷，终于回到驻地。

平邑县苏家崖，敌人纠集6000余人，分多路向山区“奔袭合击”，30余

遍地英雄

■祝传民 蒋文宝 王宁

名八路军战士弹药耗尽，在与敌肉搏中跳下悬崖。

沂南和尚岗，在掩护群众突围的战斗中，两个连172人，除4人突围，4人受伤被群众救出外，其余164人全部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获救的乡亲们一边掩埋烈士遗体，一边放声大哭。战士们寒冬腊月里穿着破烂单衣，有人光着脚。不少战士肠子被打了出来，里头一粒粮食也没有，全是谷糠、花生皮、地瓜秧……

在沂蒙大地上，到处有不怕牺牲的革命担当。1944年1月24日，恰逢农历除夕，日伪军500多人对临沭县朱村进行“扫荡”。危急时刻，八路军第115师4团3营8连在连长鄢思甲带领下火速赶来救援，激战6个小时，击退凶残的日伪军。24名战士光荣牺牲，村民无一伤亡。

不久，朱村百姓把一面绣了“钢八连”3个字的锦旗送到连队。从此，朱村有了一个传承至今的年份：大年初一早饭时分，父老乡亲集结在朱村抗日战斗纪念碑前，祭奠为保卫朱村百姓而牺牲的24名八路军战士。他们按照农村祭奠先人的风俗，摆好饺子、汤圆、水果和茶具、酒器，把过年的第一碗饺子敬奉给烈士们。前来参加祭奠的青年，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身强力壮的青年，有朝气蓬勃的学生，还有纯真可爱的孩童……每一次祭奠，都是一次历史重温。

解放战争时期，鲁南区遭到国民党“还乡团”的反攻倒算，90%的村庄被洗劫，14万名干部、群众被杀害，即便这样也没有动摇人民群众跟党走的决心意志。诞生在烽火沂蒙的歌曲《跟着共产党走》，歌词写道：“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这就是沂蒙人民“永远跟党走革命，砍下脑袋也不叛党”的真实写照。

八百里沂蒙记住了这些英雄。这里的每一座山头，就是一座高高耸立的英雄纪念碑，那是无数烈士用鲜血和生命筑起的清晰可见的精神坐标。血与火的战场，炼就沂蒙英雄的铮铮风骨。那一座座昂然屹立的褐色山岗，如同不屈的英雄头颅，构筑成沂蒙巍峨的脊梁。

守望

■董小平

像老者守望肥沃的土地，像渔夫守望归来的航船，像天文爱好者守望浩瀚的星空，我也在守望——身在军营的他。

我是一名老师，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到背着书包上学的少先队员，看着女儿们一天天快乐成长，我的内心充满无限甜蜜和幸福。岁月印记悄然爬上眼角的同时，也让我收获了独挑生活重担时的信心满满。与他聚少离多，但我对他凯旋相聚的期盼从未减淡。

祖国江山寸土不让，保家卫国无上荣光。军人荣光的背后，是无数小家在分别时掐指推算团聚的日子、团聚时倒数分别时刻的心酸。

第一次去部队探亲时，分别前，他朝我郑重敬了一个军礼。火车启动，我的泪水洒满整个归程。正是这难忘的军礼，坚定了我的选择。

男儿立志守国防，最美军嫂守后方。守好小家，并非易事。本该两人一起挑的生活重担，要独自一人扛起；要工作也要照顾家庭，委屈、辛苦只有

一瓣心香



黄岳松二（中国画）

王四清作